

## 电子篝火旁的山鲁·佐德

## ■ 曹 想

## ■ 孟小书

## ■ 余静如

## ■ 王安陆

## ■ 李皓颖

## ■ 淡 豹

## ■ 范语晨

## ■ 蒋 在

叙事危机了吗?这个问题就像希利斯·米勒那句“文学死了吗?”一样醒目和吓人。

古往今来,给文学寄死亡通知书的那些人——诗人、文学家大张旗鼓地活着,活得千姿百态、风生水起。文学的根本是语言,是人之情志。在“为志、发言”就不会,只要人心里有跳动,嘴巴仍在说话,文学就不会死人,只不过金钟罩壳,“七十二变”罢了。

叙事同样如此,那是人类为生的急促和宇宙的神秘寻求安慰和解释的结果,对世界、对人的好奇,创造了篝火、风声、耳边的叙事。只要人类的好奇心没有枯竭,人之生命有限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长悬头顶,叙事的一千零一个傍晚吹水远不够用,就水远需要新的山鲁·佐德,把叙事的生命给续下去。

需求制造供给,需求不枯竭,叙事的生产力就不会过剩。然而,从本雅明到韩炳哲,这些忧心忡忡的优秀大师,都给叙事下过达摩危通知。他们认为,“时间”和“空间”上的权威,是前现代时期叙事讲述者的主要权威来源。年长者因为活得长、经历丰富而具有“年长者权威”,远行的人因为走得远、见多识广而有“远行者权威”。但是,由于现代文明的发生和深入,人类时空经验的压缩、破碎与原子化,一切坚固的东西——包括过往叙事的发生学基础,都烟消云散了。过去的事情和远方的事情上网就可以掌握,“年长者权威”与“远行者权威”已经不能引起这个时代读者的兴趣。那么,聪明的山鲁·佐德们,你们的手里还剩下什么?

到此,问题清晰了——并非叙事这一艺术行为发生了危机,而是讲述者的权威性发生了危机。作为危机的结果,今大的叙事形态正在快速更新,企图适应这个多变力的世界与人心。德国的山鲁·佐德们正在全力发展自己新的权威——想象力权威,大败无中生有的想象和架构能力。于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看到了拉罗的“魔幻现实主义,看到了托尔金的“奇幻”巨著,看到了好莱坞的漫威大片,看到了全球中国的“科幻”浪潮,还看到了我们眼前蓬勃生长的中国网络文学。

在这些幻想的管中窥天,我看到了一堆燃烧的篝火,最初落墨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正在为好奇的孩子、最初读者,讲述女妖、盘古或者宙斯,想象力,并非当代人的发明。

这是一个叙事返祖的时代吗?当我们像原始部落的那群孩子,怀有无限的好奇,对坐在电子篝火旁劳动的山鲁·佐德们说:拜托了,不要停,再讲再讲一个……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诗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助理研究员)

## “二创”:文艺评论的视听表达

■ 罗 群

互联网文艺生态中产生了越来越多以视听形式展开的文艺作品解读和评论,比如“弹幕”“解读”类长短视频,以及数量庞大的“二创”短视频。这些视听产品契合了快节奏的观展生活,让人们得以高效地获取信息、获得娱乐体验,甚至在短时间内成为文艺素养深厚或阅片观众众多的“短行内”。

然而,文艺作品的魅力不仅在于讲了什么故事,更在于如何讲故事。就影视剧而言,视听语言的运用、演员表演的加持以及光影之间的考究所凸显的美学风格、意蕴格调,带给人综合性审美享受,显示出影视作品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特色,也寄寓着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三言两语把故事梳理一遍,其间可能还夹杂大量“二创”作者并不擅长的理解,原作品的丰富性可能通通藏乃至瓦解。一旦对原作素材使用不当,还可能产生侵犯著作权等法律问题。据了解,“二创”侵权的相关判例,已经不少。

## “搞抽象”——半部互联网文化发展史

■ 张学谦

2024年12月,“抽象”被选为小红书的年度关键词,其APP上超过1000万条的“抽象”笔记行为发生了危机,而是讲述者的权威性发生了危机。作为危机的结果,今大的叙事形态正在快速更新,企图适应这个多变力的世界与人心。德国的山鲁·佐德们正在全力发展自己新的权威——想象力权威,大败无中生有的想象和架构能力。

于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看到了拉罗的“魔幻现实主义,看到了托尔金的“奇幻”巨著,看到了好莱坞的漫威大片,看到了全球中国的“科幻”浪潮,还看到了我们眼前蓬勃生长的中国网络文学。在这些幻想的管中窥天,我看到了一堆燃烧的篝火,最初落墨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正在为好奇的孩子、最初的读者,讲述女妖、盘古或者宙斯,想象力,并非当代人的发明。这是一个叙事返祖的时代吗?当我们像原始部落的那群孩子,怀有无限的好奇,对坐在电子篝火旁劳动的山鲁·佐德们说:拜托了,不要停,再讲再讲一个……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诗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助理研究员)

行业与社会对游走在法律红线边缘的行为怀有警惕,显然是好事,但是也不必草木皆兵,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有些“二创”视频对原素材的二次创作,其内容重心倾向于以鉴赏的视角,不致争议的方试输出观点、品评优劣,其中不乏精彩、犀利言论。这类“二创”视频可以看作是视听视艺式开展的文艺评论,好比论文写作,只要引用比例适当、严格注明出处,便无可厚非。“二创”若能发挥文艺评论吸引兴趣、激浊扬清的功能,让观众在看了“二创”后,产生欣赏作品的兴趣,也是好事。那些水篇幅、水时长、少创意、缺新意的小说、影视剧,在高水平“二创”面前反而相形见绌,这对上游创作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敦促?

在合法合规范围内,“二创”是年轻人一种独特的感受和言说方式。在他们眼中,世界潜藏着巨大的文本间性,参照与指涉、拆解与重组,目的不仅是娱乐,而且包含着他们的认知、判断和表达。

(作者系文化媒体人)

(作者系文化媒体人)

(作者系文化媒体人)

(作者系文化媒体人)

语,实际上乃是在于网络之中的“古董”话语,或许最早大量使用“抽象”作为词语表达的领域,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动漫游戏界,尤其是网络版《新世纪福音战士》这部动画上,“抽象”成为众多观众的一致心声。随着中国互联网文化的不断发展,“抽象”所辐射之处越来越广,甚至以毫不夸张地说,“抽象”构成了半部网络文化的发展史。早年互联网中开始流行FLASH动画,比如小兵的故事(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等,就深得如今所谓“抽象”的精髓。2005年恶搞视频的巅峰之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及2006年《中国男穿西装界杯》,也是骨子裡就散发着“抽象”的气息。2007年的猫扑网站,叫兽易小星本人及其作品都是彼时“二创”操作之后可以称之为抽象视频。2009年之后以AeFun与哔哩哔哩为核心的,如今被称为二次元文化聚集地的视频网站,本身也是“抽象”话语的中心,早期B站的视频弹幕本身就已经构成一种天然的“抽象”。当然,由于B站弹幕设计的改变,如今已经不能再复现过去的弹幕景观了。可以说,从互联网诞生以来,互联网文化中就不来不缺乏“抽象”,也从来不乏“抽象”的话语。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游戏化的表象下可能有着强化主体性的诉求,有着探寻意义的努力,也有着勇气相续的呼唤。

把连续性的叙事拆解成片段的瞬间,在近乎无穷大的“能指”世界中遨游,年轻,的确意味着生机勃勃。但同时,年轻也可能意味着稚嫩,在一个媒介形式多元、特别强调效率的传播环境中,“二创”有伤于乱麻般的缠绕淋漓,但也不适当地将许多认知与体验化繁为简。大千世界、人类社会之丰富,本质上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深度认知与复杂体验的缺席,有可能让人误以为任何对象都能够把握都应该在很短时间被清楚地认识,完美地把握。这种错觉容易在实际上伤害人们的耐心、恒心、专注力,甚至降低思维水平、削弱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二创”挺好玩,不要越界,拍拍、看看都无妨。但别忘了,“二创”之外的世界更丰富、更精彩。

(作者系文化媒体人)

## 新力量

## 流行语中的“青年声音”

每年年末,青年流行文化语的盘点,成为互联网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澎湃新闻联合发布的2024年度“青年十大热词”分别是:未来产业、情绪价值、松弛感、China Travel、Wukong、谷子、夜核、偷感、City不City、班味、《咬文嚼字》公布的热词榜单中,与青年文化有关的就有《咬文嚼字》、破控、水灵灵地、班味、松弛感、小孩哥/小孩姐等。

这些流行语中,既有对社会新生事物的追踪,也有对新媒介文艺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命名,还有对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关注。这些词汇,既试图描述时代社会发展中的新技术与新力量,也不断敞开发青年个体心灵内部的层层奥秘。青年人以再述话语,“刷屏”“玩梗”的社交互动方式,获得一种共同的情感连接,也以此表达在场感与主体意识。

岁末年初,“新力量”专刊特别邀约青年作家、批评家、媒体人,从青年文化流行语中选择关键词进行描述、总结和阐释,探讨一代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从中可以窥见未来可能涌现的观念变迁与艺术变革。

(作者系文化媒体人)

## 以人类之心,运AI之笔

■ 覃皓垚

越来越多的人用AI,越来越多地讲述AI,像一场不可阻挡的大洪水,AI席卷并渗透着人类的生活,有些人乘机扬帆远航,有些人选择淡然观望。但谁也不可否认,过去看似遥不可及的科幻故事,已然与当下的生活现实高度重合。

调查发现有创作,不过方法多寡。笔者询问过身边从事创作的朋友相关看法。大家或多或少尝试过与AI“交友”或“交手”,有人觉得用它搜集资料、校对文字省时省力,有人认为自己不过是基于算法的内容搬运工,有人担心自己的作品被它拆解得七零八落重新兜售。当然,还有很多人坚定不移地表示,AI将重塑人类文艺创作的未来。而AI的回应,我们最后再谈。

笔者看来,从晋唐石刻,到笔墨光影,再到镜头键盘,人类创作艺术的工具愈来愈先进和高效,AI也不过其中最为年轻的一种,相较于一般工具,AI可以运用算法穷尽所能汲取的资源,实现对人类思维与实践成果的深度学习与模仿,再根据指令检索、整合、生成。笔者通过

(作者系文化媒体人)

(作者系文化媒体人)